扭曲的历史

——话语视角中的《往年纪事》

胡 朝 霞
(南华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 要] 《往年纪事》是俄罗斯最早的史书之一。它记录了罗斯的起源和国家的建立。以往的评论往往只涉及它的历史作用和它的文学性,而如果从福科的话语理论的角度,从民族的、宗教的和性别三个方面分析作者编撰历史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话语意识形态,最终得出结论认为,历史作为一种知识形态是由受说者的意识形态所影响和决定的。

[关键词] 《往年纪事》; 话语; 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 I7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755(2012)04 - 0114 - 04

《往年纪事》是俄罗斯基督教修道士涅斯托尔编撰的一本历史著作,以编年史的形式,通过对 10 个俄罗斯主要王公生平故事的记录,叙述古罗斯民族从起源一直到公元 1117 年间的历史。"福科认为,世界是一个符号和语言的世界,……不存在什么真实事物,存在的只是语言,我们所谈论的是语言,我们在语言中谈论。因此,是话语制造了历史。因为不是人在说话,而是话在说人。从而人类历史文化可以被看作是某种话语的构造,即没有什么历史真实。所谓历史'是这样',是由人们"这样说"决定的。那么,历史学家是怎样'说'历史的呢?"[1]476 "因为对历史学家来说,历史事件只是故事因素。事件通过压制和贬低一些因素,以及抬高和重视别的因素,通过个性塑造、主题的重复、声音和观点的变化、可供选择的描写策略等等——总而言之,通过所有我们一般在小说或戏剧中的情节编织的技巧,才变成了故事。"[2]685 因而作者是带着某种意识形态在"言说"俄罗斯这段历史的。《解读俄罗斯》在评述古罗斯的文学作品时说:"文学最值得称道的特点,正是那种民族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统一意识毫无例外地是基辅罗斯全部作品所特有的。"[3]92 "历史统一的意识和政治捍卫统一的必要性,被表述得尤其生动"[3]91 "《纪事》渗透着鲜明的、全面的爱国思想。"[4]91 因此,作者的意识形态就是倡导民族的团结统一,捍卫国家的统一,建立一个强大的支配整个世界的罗斯国家。要达到这个目的,作者的策略是将罗斯民族塑造成一个优异的民族,所信仰的基督教是文明的宗教。同时,作者在"言说"历史的过程中无意识地忽视了女性的地位和作用,终将罗斯民族的历史塑造成男性英雄的光辉史。因此本文试图从民族的、宗教的和性别的角度来分析作者是如何运用权力言说自己的历史。

一 民族意识形态

俄罗斯民族自古有着强烈的民族性和民族自豪感。19 世纪俄国著名的思想家陀斯妥耶夫斯基曾经说过:"真正伟大的民族永远不屑于在人类当中扮演一个次要角色,甚至也不屑于扮演头等角色,而一定要扮演独一无二的角色。"20 世纪俄国最著名的哲学家别尔嘉耶夫也认为:"俄罗斯有着特殊的使命,俄罗斯民族是特殊的民族。"作者同样具有强烈的民族心理,总是有意或无意将本民族看成是最优秀、最伟大的民族,超越其他所有民族。其他民族在这种超强民族心理的阴影下则只能充当对立面,作为一个野蛮的不洁净的他族。作者民族观念本质是逻各斯中心主义:基辅罗斯人是最优秀的民族,是上帝的子孙,是处于全世界民族圈中最核心的位置;其次是后来被征服的其他斯拉夫人部落(如德列夫利安人,这些人后来也成为了作者定义的罗斯人);接着是希腊人(由于宗教和贸易关系,处在与罗斯亦敌亦友的位置);再是保加尔人(前保加利亚人,与罗斯一直是敌对争利关系);最后是突厥人的游牧部落(如佩切格人,奥普尔人),以及更边缘的

[收稿日期] 2012 - 03 - 16
[作者简介] 胡朝霞(1972 -),女,湖南衡阳人,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访问学者。

民族(如哈尔捷杨人)。作者认为以罗斯民族为中心点,越靠近中心的民族越优秀,而最边缘的民族是最差的民族。他的民族优劣观完全由一种利益关系和地理距离来确定的。这一点完整地体现在他对其他民族的风俗庙会上:波良人具有"温顺和沉静的性格"[5]32,德列夫利安人则"生活习俗犹如禽兽,居住条件猪狗一般"[5]32,哈尔捷杨人"视娶继母、淫侄女和杀(人)等,一切无耻的行为,皆为美德"[5]32,霍瓦里斯人和保加尔人则"出自受孕于自己父亲的罗得的女儿,因此他们是不洁净的民族"[5]36,不列颠人则男女滥交和亚马逊人"如同不会言语的家畜那样"[5]32等。在作者看来,除了优秀的罗斯民族外,其他民族都是道德败坏行为堕落的民族,因为"由于信仰基督,有统一的信仰和共同的法律"[5]32,罗斯民族的优秀性和纯洁性是必然的,也必然成为世界的中心。

优秀的民族必然产生伟大的英雄,民族的优越性也必定有其典型的代表人物。作者塑造众多让人景仰的罗斯民族英雄,如"先知"奥列格、英勇的伊戈尔、神圣的奥丽加、敢于改过自新的弗拉基米尔、敬爱上帝热爱真理的弗谢沃洛德。他们在世时都是机智英勇、体恤爱民、忠诚的领袖,受到人民的普遍爱戴。去世后"所有人无不悲痛欲绝,恸哭不已"[5]82。其中,弗拉基米尔在去世时被描述成国家的捍卫者,穷人的爱护人和庇护人,受到众人爱戴。然而,"弗拉基米尔并不是一个勇士,并没有做过什么伟绩……当敌人来攻略畿辅时,他显得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人,并且有时畏惧胆怯。"[6]22在《往年纪事译注》中编译者认为,弗谢沃洛德其实是很不得人心,但死后葬入了圣索非亚大教堂(这是非常少有的)。这是因为他对游牧民族的战争的胜利,与拜占廷的友好关系以及支持洞穴修道院的缘故。[5]347这个缘故他也被作者描述成敬爱上帝热爱真理的英雄。因此,"《往年纪事》有很强的倾向性。"[4]29在慨叹罗斯英雄之余,我们却很难在文本中找到他族的英雄人物,因为他们被作者有意地忽视了;或者被扭曲成为本民族的对称物,造成一种他族的缺场和英雄人物缺乏的印象。涅斯托尔牢牢地控制着话语权,使他族在这段历史中明显地失声了。敌方的士兵往往是"身材高大,孔武有力",而己方英雄更加英勇,他们"仅用一只手就将佩切涅格人牢牢地掐住,动弹不得,把他打翻在地上。"[5]224他族成为罗斯人随意拿捏的玩偶。

作者常常毫不掩饰地发表自己的观点,颂扬自己和诅咒他人。奥普尔人就充分地享受到了作者恶毒的诅咒,"最终为上帝遗弃,全部灭绝,连一个奥普尔人也不曾剩下。罗斯至今还流传一句谚语:"让他们像奥普尔人那样完蛋 。""他们的种族,以及后代子孙都已消亡。"[5]29罗斯人对希腊平民犯下的暴行 "……真像通常对待敌人的所作所为那样,"[5]65却轻易地被合法化了。希腊人成为了无声无息的生物,失去任何的反抗和哀号。作者的有色眼镜使他往往能清楚地看到他族的劣根性,而对本族的劣根性却视而不见,反加掩盖。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但都是作者在运用权力生产某种名为"历史"的知识。

二　宗教意识形态

民族的统一不仅需要有一个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还需要信仰上的统一。公元 988 年,弗拉基米尔大公通过与拜占庭皇帝的妹妹安娜公主的联姻引进了基督教,从此结束了长久以来的多神教。作者作为虔诚的基督教徒,明显地将他的宗教世界观表现在编年史中。

首先作者大篇幅地引用圣经故事和《圣经》中的原文,使"《圣经》也是《往年纪事》的历史和文学资料"[4]27。作品由此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如从 160 ~ 190 页(包括注释)就是作者大段引用的《圣经》原文,讲述基督教历史来由,宣传教义,灌输宗教思想。其次,对基督教大加赞颂,如"《圣经》是充满宇宙的大河,是智慧的源泉,高深莫测,悲哀时可以从中得到慰籍。它还是心猿意马的缰绳。"[5]265他还塑造出很多虔诚的基督教徒的形象。如奥丽加、安东尼、费奥多西、伊莎基等,教育人们只要像他们一样信仰上帝,潜心修行一定也能够成为圣徒升入天堂。十字架是基督教的象征,具有"无比威力"[5]295。这个形象,或是盟誓的证物,或是保护物在文本中反复出现,刺激着读者的眼球,在读者的心里成为一种图腾的象征,达到让民众信仰基督的目的。

神化上帝能激起信徒的盲目崇拜和向往。作者常常"将神力的作用、将'天意'的作用视为所有事件和认得行为的终极原因。"[7]26因此他费尽心机地编造了一些"神话"来给上帝增加光辉。弗拉基米尔的眼疾就是被上帝治愈的;基督是罗斯民族的保护神,保护着子民的安全和幸福;在战场上姆斯季斯拉夫一想到基督便转败为胜打倒了对手,还获得了他的"全部财产,他的妻子和他的孩子"[5]258。而一旦本民族背弃上帝,信仰魔鬼,或违背十字架下的誓言,或在做了许多坏事而惹怒上帝,一定会遭到严厉

的惩罚,或者会遭受天灾,或遭到异族的侵犯和凌辱。因为上帝是全知全能明察秋毫的,威力无边。作者用很大的篇幅正面描述了基督教的神奇,却有意忽视或贬低其他宗教。在基督传入罗斯之前,东斯拉夫人存在一种原始的宗教——偶像崇拜。“这种崇拜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举行各种典礼。”[4]11 虽然多神教的存在有碍于民族的统一,但不可否认也有它们的益处,促使了“各种民歌以及音乐、戏剧、舞蹈幼芽的茁壮成长。”[4]11“多神教的习俗获得了基督教的色彩,基督教也还弱化和吸引了多神教的其他一些习俗。”[3]55 为基督教的推广也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内容。同时这些多神教包含了各民族部落人民对大自然的认识,对他们的农业生产也有很大的帮助。然而作者有意忽视它,甚至常常运用话语权诬陷这些原始宗教的仪式和信仰,认为这些都是由魔鬼支配的邪恶的异教。

“多神教的风俗和仪式的基督化是渐渐进行的”[7]56、“而且在总体上基督教的流行是相当和平的”[7]51,基督教的推广和多神教同时存在,相互浸染、渗透和影响,并没有出现大规模你死我活的对立斗争。但作者在文本中却虚构和夸大了基督教与异教的对立关系:上帝和基督教徒为正义方,魔鬼和巫术师为敌对方。勇敢的基督教徒通过艰苦斗争,凌辱和消灭了愚蠢的巫师,上帝获得胜利,教徒们欢欣鼓舞,巫师丧命,魔鬼则躲在一旁绝望地哀号。反复接触这类故事往往使读者不自觉地将自己想象为胜利者认同和接受叙述者的宗教观点,到达其不可告人的目的。白湖大暴动就是一个典型。作者巧妙地隐藏灾荒的原因,将起义说成是“魔鬼的训诫和行径”,再详尽地描述基督徒杨·维莎季奇和巫师斗争的场面,把村社内部平民与贵族之间的社会阶级矛盾巧妙地转化为宗教之间的冲突,从而达到了神化基督和丑化异教的目的,同时又掩盖了阶级矛盾。就这样历史事实成为作者手中编撰故事的素材,加以取舍和扭曲为自己服务。话语权就这样被作者运用得淋漓尽致。

三 性别意识形态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维护民族的统一和宗教信仰的同一性,也间接地表现出作者身上明显的性别意识形态。“女性主义认为,在文学中菲勒斯中心主义以及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集中体现了对女性的歧视、压迫、占有、控制、排斥等,它们把女人从社会的人降低为生物的人。”[8]500

在基督教观念里,女人是罪恶之源,导致了人类被逐出伊甸园。作为一个基督徒,作者在文中亦将女性的堕落导致人类的堕落的基督教义表露无遗。此外,作者在文本中宣扬和鼓吹了男性中心主义,揭示男性对于女性的绝对权威和无可质疑的话语权。文本中男性是历史的创造者和世界的主宰者,女性是隐形消声的群体,是男性手中失去个性的默默无闻的玩物。在将近三百年的古罗斯历史里,我们能记住的正面女性就是奥丽加,其他女性无不是悲哀而沉默的群体:安娜的抗议被罗斯的伟业掩盖于无声;罗格涅达的悲哀我们也无从知晓;弗拉基米尔深闺中的无数怨妇只是一串串冰冷的数字。在作者的文本里,她们失去了一切,惟独悲哀的命运。作者的话语权宣示了罗斯大公们的骁勇和伟绩,而女性的悲哀却只能在作者模糊不详的文本里让清醒的读者去揣度。在古罗斯,女性的命运有三种:

其一,待字闺中往往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或者是弱者向强者乞求和平的供物,或者是强者向弱者赐予和平的交换物。希腊皇女安娜就是这样一个牺牲品。尽管她发出了抗议“像俘虏一样的前去,还不如死在这里为好。”[5]202 但兄弟们的“冠冕堂皇”的话语掩盖了她作为弱势者的声音,逼迫她默默地承担起拯救希腊人民生命和罗斯的精神灵魂的重任。“昭君和亲”的故事又一次上演,然而安娜在其中的所作牺牲和所起的作用却由于作者的意识形态原因而缺失。

其二,嫁入侯门并非一生平安和幸福,她们的命运始终与政治联系在一起,成为胜者的战利品,败者的牺牲品。为奴为妾是她们的命运,就连亲兄弟的妻女也无法幸免于难。弗拉基米尔就“光明正大”地占有了兄长雅罗波尔克的未婚妻罗格涅达和妻子。作者客观公正地记录了事实,将罗格涅达丧父、丧兄之后的悲痛以及在杀父仇人面前的强颜欢笑并入一个被抛弃的结局。作者的态度是超然的。她的命运只是罗斯历史故事里一个无关痛痒的小插曲,无碍民族的统一大业,女性的尊严、地位和命运犹如草芥微尘,了无意义。

其三,一夫多妻或被抛弃是女性悲哀的命运之一。罗格涅达父兄的生命和鲜血并不能保障她婚姻的长久和幸福,八年之后她成了弗拉基米尔的弃物。权力造就英雄,也助长恶性,让有权者发出更大的声音,让弱者声音更加微小至无声。我们往往容易记住弗拉基米尔引入基督教对世界对罗斯的巨大的正面影响,却极少知道在他背后沉默的女性。弗拉基米尔除了从兄长手里霸占过来的两个妻子外,还有两个捷克妻子和一个保加利亚妻子。“弗拉基米尔

在维什格勒德有 300 名妾,在别尔格勒德有 300 名妾,在别列斯托沃(今名别列斯托沃依村)有 200 名妾。他仍不满足于这些,还对自己臣僚的妻子非礼,奸淫少女。"[5]149基督教徒常怀普世情怀,但作者的政治倾向性使他对这个事实也不做评价,"这个异教徒最终获得了永久性的拯救。"[5]149作者轻描淡写地拯救了弗拉基米尔的灵魂和名誉。而女性在忍受极端痛苦中发不出自己的声音,即使是悲惨的哭声。她们在这段历史中彻底地失身后又彻底地失声了。

当然作者也塑造了奥丽加这样一个光辉的女性形象。然而这也丝毫不能掩盖女性地位卑微这一事实,她的出现是偶然的。丈夫伊戈尔王公的突然死亡造成权力真空,迫嫁仇人的习俗将她推上了历史舞台。利用自己的机智她果断痛快地报了仇,将自己和家人以及民族从可能悲惨的命运中解救出来。又再次机智地婉言谢绝了皇帝约翰一世求婚,把握了自己的命运,由此在男人的世界里发出了响亮的异声。然而在辉煌之余,她的卓绝与孤独印证的恰恰是全体女性地位的悲惨。同时即使这样一个圣女也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王者编入历史,她的生平只是作为附属内容补充在该书的第 5 章"伊格尔远征希腊"和第 6 章"斯维雅托斯拉夫的武功"中。由于作者所谓的正统历史观,她近二十年的功绩消失在正统史上。作者将当时年仅 3 岁的斯维雅托斯拉夫的统治年代——964 年提前到伊格尔的去世年——945 年。这也是作者意识形态的表露,话语权就如此塑造了历史,让圣女奥丽加失声。

最后,这部作品成书于"阶级社会已经进入了封建关系的新阶段,进入了封建割据时期"[4]29,因此作者在文本里也必然表现出明显的"阶级倾向"[4]29,利用权力话语为封建贵族对下层百姓的统治和压迫进行辩护。但是,阶级的意识形态在各类文章中都有过详尽的论述,本文不再将之列为讨论的范围之内。

四　结论

作者站在民族和自身的立场上,通过排斥异族、异教和异性(针对男性)话语,解释和限制使用罗斯、基督和男性的话语,扭曲或隐藏历史事实,从而维护了所代表的阶级和集团的权力,损害了他者的话语权。由此可见,《往年纪事》只能是罗斯人的历史,更进一步说是作者——涅斯托尔修道士本人的历史。

"福科认为,要发现历史,则必须挖掘研究被历史总体性、规律性、被理性压制的'边缘'的文化现象,颠覆这种整体性还历史原来的面貌即偶然的断列的被深层结构制约的真实面貌。"[1]476我们如果要清晰地公正地看待当时古罗斯的历史,就必须去发掘那些被忽视的被边缘的史实,在相互的二重论证或三重论证中,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参考文献]

[1] 马新国. 西方文论史[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2] 朱立元,李 钧. 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下卷[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3] [俄]德·谢·利加乔夫. 解读俄罗斯[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4] [苏联]苏科院历史所列宁格勒分所. 俄国文化史纲(从远古至 1917 年)》[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5] 王 钺. 往年纪事译注[Z] . 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 1994.

[6] 锡 金,曲秉诚. 俄罗斯人民的口头文学[Z]. 北京:时代出版社, 1950.

[7] [俄]M. P. 泽齐娜, 科什曼 B· C·舒利金. 俄罗斯文化史[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

[8] 张首映. 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Povest Vremennykh Let from Perspective of Discourse

HU Zhao-xia

(*University of Son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Povest vremennykh let* is one of the earliest historical texts which records the origin and foundation of ancient Russia. In the past the reviews on this text focus on its historical function and literalness. This text attempts to give an analysis to the author's racial, relational and gender ideology displayed during the course of writing this text with the help of Foulcaut's discourse. At last it is concluded that history as a kind of knowledge is influenced and determined by the speaker's ideology.

Key words: discourse; ideology